

人生不因一场考试而定格

□ 卫彦琴

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,孩子们在焦灼与期待中等待着成绩公布。看着他们,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二十多载光阴流转,回望我参加高考时的点滴,如同温习一个鲜活的梦境。

那时,离高考不过十几天光景,我在柳林一中已经度过了三个认真学习的春秋。在一个寻常的晚自习,教室里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。不知怎的,心里那根一直紧绷的弦毫无预兆地断了,我停下笔,怔怔地望着窗外的夜色,一个念头裹挟着巨大的焦虑和恐惧袭来:若考不上大学,村里长大的我或许将很快成为某个村庄里怀抱幼儿的妇人,灶台锅碗将成为我丈量时光的尺子;若考上了,兴许能坐在窗明几净的桌前,用笔和纸撑开一片崭新天地。前者黯淡的画面压得我无法呼吸,“考不上怎么办”这念头如同一块巨大的石头,沉甸甸砸落我胸腔。深藏已久的悲伤无法抑制地涌上心头,低低的抽泣声终于撕破了自习课的寂静。

当时正在辅导物理的张老师将我唤至办公室,对我进行开解,许多言语今日已然模糊,唯有一句话清晰地烙印在我多年后的记忆中:“不管以后如何,今天要把今天该做的事情做好。哭可以发泄情绪,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”张老师的话语,在我混沌不安的心湖里激起了理性的涟漪。它不高亢,也不温情,带着近乎直白的冷静,却奇异地压住了我心底那份无

助。从他办公室出来,我的心绪平静了许多,后来也渐渐不再患得患失,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查漏补缺的复习之中……

从高中毕业至今,二十四载光阴,转瞬即逝。高考前,当一个留着马尾辫的女生鼓起勇气推开我办公室的门,轻唤一声“卫老师,快考试了我特别紧张”时,我微微一怔,一种宿命轮回般的共振在心尖瞬间漾开。从教二十年,粉笔灰无数次染白过衣衫。当年那个在恐惧中啜泣的我,与眼前这个寻求抚慰的孩子,隔着岁月的长河目光交汇。二十几载光阴已将当年的焦灼沉淀为温厚的回望,这恰似普鲁斯特式的顿悟:重要的不是事件本身,而是岁月赋予我们重新审视的视角与力量。当年考场上桌椅的触感早已模糊,但那考前重压下灵魂的震颤、同窗共济的暖意、甚至考毕夕阳中如释重负的虚脱感——这些被时间提纯的生命肌理,最终在记忆的殿堂里熔铸成理解生活本质的钥匙。

高考于国家,是人才选拔与教育改革的指针;于个人,则被赋予了决定人生走向的非凡意义。它早已超越了一场普通考试,成为时代流转中个人生命轨迹与集体记忆的深刻交汇点。

如今,当“北大毕业生卖猪肉”的新闻不再惊诧世人,当带货主播与非遗匠人同台焕彩,我们终于领悟高考不应该是人生光辉的顶点,只是漫长跋涉中的第一个重

要隘口。“状元崇拜”的淡去并不意味着奋斗贬值,恰恰是对成功定义的救赎:将个体价值从单一的分数量度中释放,让每颗星辰都拥有自证价值的辽阔空间与多元路径。

如今站在讲台上回望,高考之于生命的真正意义,或许正藏在这份绵延的回响之中。它提醒我们,那场盛大考试所丈量的,不只是知识的深度,更是在极限压力下如何与恐惧共处,如何学习自持与坚韧。就像当年张老师那束理性的微光照亮了惶惑的我,此刻的我,也渴望将这份穿越时空的澄澈传递给门外那马尾辫下忐忑的心灵,轻轻告诉她:生命的辽阔,从不因一场考试而定格;而考场馈赠于我们的真正财富,恰是此后经年,每一次在不确定命运的风浪前,都能稳住心跳、握紧桨楫的那份清醒与力量。



实的脊背,在岁月的磨砺中已经变得不再挺拔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,父亲的自行车也开始变得衰老不堪:车身的漆已经斑驳脱落、传动的链条开始锈迹斑斑、刹车片也磨得像纸一样薄……全身上下除了车铃不响,到处都响。后来实在破旧得不能用了,我们就把它送到了废品收购站。父亲起初是不愿意的,只是后来在我们的劝说下才勉强同意把自行车送走。相处了这么多年,在父亲心里自行车就像是他的好朋友,那份感情不是说断就能断的。

我知道,父亲舍不得那辆自行车,其实也是舍不得车上的流年。因为那辆自行车见证着流年转换,见证着孩子们的成长,更见证着那个时代和生活的变迁。

父亲的自行车

□ 郭雪萍

记得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,家里终于有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,那可是父母省吃俭用才买回来的。

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,能拥有一辆自行车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。特别是对我们小孩子来说,不仅能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,更重要的是坐在自行车上的那种感觉,简直是太美妙了!因此这辆自行车是家里最“贵重”的物品,被全家上上下下珍视,很多时候它更像是我们家的成员,地位和主人一样重要。

父亲的这辆自行车有着黝黑的车架、锃光瓦亮的车轱辘、紧实的皮质坐垫,还有一拨就清脆作响的铃铛。那时交通不方便,逢年过节走亲戚全靠骑自行车,父亲每次出门的时候,我和姐姐总是忍不住笑着,跳着,欢呼雀跃都要去。通常是姐姐坐车后座,我坐在车前杠上。

我喜欢坐在自行车的前杠上,因为前方视线好,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,还可以像指挥官一样,指挥父亲的行驶速度。行驶的过程中也会问父亲各种问题,父亲总是认真地给我解答。那时的我总是那么调皮,坐在车子上也不安分,两只小手时不

时就拨弄一下车铃,听它发出叮铃铃的声响。

父亲对自行车的喜爱,我们全家人都有目共睹。空闲时,父亲总是端个小凳子坐在院子里,一手摇着车脚蹬,一手往链条上慢慢地滴一些废机油,之后会看到车链条从些许卡顿变得越来越顺滑。父亲说车轴的螺丝、刹车闸、铃铛甚至每一根车条都要保养好,这样车骑起来才能顺畅。有时候我也会拿块布子跑到父亲身边跟他一起擦拭自行车,对于这么重要的“交通工具”,我们可不舍得让它落上任何灰尘和污垢。

小时候的我,简直就是一块狗皮膏药,整天黏着父亲,一有机会就想着坐父亲的自行车。那时的父亲是那么年轻,充满了青春与活力。他的后背是那样宽厚、结实,仿佛一座大山,为我遮挡着一切风风雨雨。如今,父亲老了,那曾经宽厚、结



父亲老了

□ 郭旭辉

父亲老了,背也驼了,头发也白了,嘴里还装着一口假牙。

如今,父亲的听力也是极速衰退,每次跟他说话必须很大声才能听到。前年我特意给父亲买了助听器,可是他总是戴一会儿就摘掉了,时间长了便也由他去了。

老了的父亲,就像一个小孩子,特别任性,总是动不动就发脾气。记忆中父亲脸上常常挂着温和的笑容,平日里很难看到他发火的样子,可现在在父亲一说话就吹胡子瞪眼。

父亲现在除了玩手机、看电视、侍弄花草,其他也没什么爱好了。以前父亲最喜欢看《山西老年》杂志,倘若看到感兴趣的内容就会用笔记认真抄到一个小本子上,如今还没看几分钟就开始打盹,拿着书坐在沙发上竟然就睡着了。父亲的记性也是越来越差,很多时候去买东西,要么忘了拿手机没法扫微信,要么忘了要采购什么。想想岁月真是无情,不经意间就把父亲变老了,可我还是有些不适应。

年轻时的父亲,如山一样挺拔,为我们遮挡着风风雨雨,是我眼中的天与地,而我是他身旁最开心、最快乐的孩子。后来我渐渐长大,我与父亲之间的交流似乎变得越来越少。我忙于工作,忙着应酬,而父亲依然默默地关心着我,虽然他很少用言语表达,可我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份来自父亲沉甸甸的爱。

看着年老的父亲日渐增多的白发,我的心里忽然一阵酸楚——我们越来越大了,父亲越来越小了,那种感觉就像诗人云亮写的《想给父亲做一回父亲》:“父亲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像个孩子/我和父亲说话/父亲总是一个劲地点头/一时领会不出我的意思/便咧开嘴冲我傻笑……”

父亲是一个老电力人,勤劳朴实。退休前的父亲是那么热爱着自己的工作,兢兢业业,认真负责,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总是想办法解决。父亲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:要做一个有担当、努力上进的人。

他总是说做人要真诚,厚道,要怀有一颗感恩的心,感谢父亲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。回想这么多年,父亲给了我和姐姐们浓浓的爱,也让我明白了父爱的重量和意义。以后,我会更加珍惜与父亲相处的每一刻,祝愿父亲幸福安康,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都幸福安康。

父亲的影子哲学

□ 程建军

被岁月磨出茧子的掌心,接过过无数次跌倒的重量,也托举起孩子飞翔的勇气,恰似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,这爱悄无声息却从未缺席。

升学的十字路口,父亲的焦虑像野草般疯长。深夜伏案批改作业的身影,悄悄翻开的青少年心理书籍,假装不经意提起的名校故事,都是他笨拙的试探。犹记初三那年冬夜,台灯下他反复演算数学题,鬓角的白发在灯光下闪着微光,嘴里念叨着“这个解法可能更好理解”。他把自己未竟的理想叠进书包,又在孩子叛逆的嘶吼里,默默将所有期待揉成一句“只要你健康快乐”,恰似“欲说还休,却道天凉好个秋”,藏起满心期许只愿孩子无忧。

等到孩子背起行囊远行,父亲的牵挂化作手机里每日不变的天天气预报。他学着用语音转文字,把“注意保暖”“按时吃饭”藏在冗长的语音条里,却在收到简短回复时,对着屏幕傻笑许久。去年深冬出差,手机突然弹出十几条未听语音,点开全是家乡大雪的絮叨,夹杂着“羽绒

服要穿厚点”的重复叮嘱。那些未说出口的思念,都成了客厅茶几上始终留着的一盏夜灯,如同“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”,满是对团圆的期盼。

然而这份爱,有时像收紧的风箏线,勒得双方都生疼。父亲用半生经验铺就的坦途,在孩子眼中却是束缚的牢笼。争吵时摔门而出的决绝,电话里不耐烦的挂断,都成了扎在亲情里的刺。直到某天,自己的孩子也在生活的泥沼里摸爬滚打,自己心里忽然变得莫名其妙的担忧和害怕起来,突然读懂父亲当年发红的眼眶,才惊觉那些被嫌弃的唠叨,早已刻进生命的年轮,正如“不经一番寒彻骨,怎得梅花扑鼻香”,历经岁月方知爱得深沉。

岁月流转间,父亲的影子渐渐佝偻,却依然固执地跟在孩子身后。他不再试图指引方向,只是默默注视着那个曾经的小小身影,如何在跌撞中长成新的山。而这份绵延不绝的牵挂,终将化作下一代生命里的光,在时光长河里,永恒闪耀。